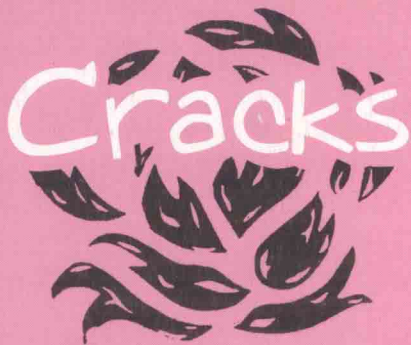


Sheila Kohler



裂缝

[南非] 谢拉·科勒 著
申屠云峰 曹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Sheila Kohler

Cracks

裂缝

[南非] 谢拉·科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1588

Sheila Kohler
Cracks

Copyright © 1999 by Sheila Kohl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in Straus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裂缝/(南非)科勒著;申屠云峰,曹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549-1

I. ①裂… II. ①科… ②申… ③曹… III. ①长篇小说-南非(阿扎尼亚)-现代 IV. 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4145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孙一楠
特约策划:潘丽萍
封面设计:董红红

裂缝

[南非]谢拉·科勒 著
申屠云峰 曹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3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549-1

定价:20.00 元

给我长弓金光灿烂，
给我箭矢欲望填膺，
给我枪矛：云啊舒展！
给我战车火焰熊熊。

——威廉·布莱克，《弥尔顿》

游泳队里的十三个女孩

法琪·勃斯

费雅玛·康罗纳

茱莉·丹奇

梅格·杜纳文

谢拉·科勒

安·林德特,副队长

黛·拉德费尔德,队长

帕米拉·里切特

玛丽·斯金

桑德拉·斯万

博比·吉恩·特埃维伦

博比·乔·特埃维伦

丽兹·特纳

全体教职员工

桑妮·尼文小姐,牛津大学硕士,校长

G小姐,游泳课教师

莱希小姐,英文课教师

威利斯太太,自然科学课教师

凯利太太,地理课教师

约翰·玛扎博科,值夜人

罗尼太太,舍监

重 聚

看，黛·拉德费尔德，我们的队长，
如此富有、勇敢、美丽。
她将衬衫敞开着穿，
一根发夹别在她干草色的头发上。

安·林德特是那种有头脑的人，
她皮肤灰黄、身材精瘦。
她是费雅玛一个重要的朋友，
我们游泳队的副队长。

法琪有别于一般人，
头发卷卷的、满脑子怪念头。
晚上她在宿舍里吟唱。
她也许有点古怪，但是很善良。

梅格·杜纳文有一张漂亮脸蛋，
像所有五个杜纳文家的姑娘一样是天主教徒。
她厚厚的红唇、柔软乌黑的鬈发，
让她浑身散发着感人的优雅气息。

谢拉·科勒也在。
她为我们写下这一切。

她用蓝灰色的眼睛观察，

她对情欲颇感兴趣。

但是 G 小姐最爱的一个，

是来自千里之外的那一个，

是接受考验的第十三个女孩：

费雅玛公主，我们病恹恹的游泳明星。

乔治·哈罗爵士和他忠诚的狗, 乔克

灰白的天空和平原相接,向四周沉沉地压下来。在学校前面除了炎热的阳光在闪耀,其他都是静止的。一切都很遥远:平坦的大地,天空,还有隐约可见的小河缓缓流过墓旁,向低矮的青山流去。

这么多年过后,我们从学校的有荷兰式山墙的红屋顶房子向外望出去,越过梯状的草坪、草原、小河和非洲双翼豆树,已看不到坟墓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听到沿着臭水河岸飞来飞去的蚊子的嗡嗡叫声。我们仍然能闻到 G 小姐的香烟散发的浓浓烟味。我们在心里看到了费雅玛躺在鸡蛋花树下的灰色大理石墓上。她修长的双手环抱于胸前,河岸边野生的白色鸢尾花像蜡烛一样盖在她的身上,微风轻拂起她泥土色外套的下摆。她似乎在熟睡。

我们站在走廊上,手紧抓着护墙,仿佛抓着的是一

艘不停摇摆的轮船的栏杆似的，眼睛凝视着若有若无的小河，在它边上的就是乔治·哈罗爵士和他忠诚的狗乔克的墓。

我们学校，既不因卓越的学术成就也不靠声名显赫的校友们而出名，曾一度属于乔治爵士，他是一位政府高官，也是波尔战争中的英雄。他在雷迪斯密斯和金姆柏利两个地方出了名。就连他的狗乔克也因英勇和忠诚而闻名。传说为了请人救助受伤的主人，它在战火纷飞的草原上长途奔跑，穿越了许多的险境。它小小的菱形墓就在乔治爵士的墓的旁边。

墓的四周以前总是属于禁区，但我们为了避开其他女孩而跑到那里，采摘河边野生的紫色和白色的鸢尾花。那儿有间野餐小屋，里面是红色的踏平了的泥地，还有两个散发恶臭的茅坑。流浪汉有时栖身于此，我们会在长凳下发现他们的条纹毯子和马口铁制的杯子。我们会躺在鸡蛋花树荫底下的乔治爵士冰凉的灰色大理石墓上，用野鸢尾花盖住身体，双手交叠于胸前装死。我们设法把很沉的大理石板移开，透过足够大的缝隙向下看躺在那里如贝壳般洁白发亮的尸骨。

穿黑色山东绸的女孩

上一次见面时我们才十七、八岁。现在我们的世界

已经全变了：以前叫科钦勒的宿舍现在叫曼德拉。我们彼此间都多了些生分。我们把脸颊凑上前去接受亲吻，随后很快地退回。在一阵寒暄之后，我们双手交叠呆呆地站着，一语不发，目光低垂，眼睛望向别处。我们的呼吸时快时慢。我们每个人都害怕别人会留意到这此年后我们身上发生的改变。

我们小心翼翼地措辞。我们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说的话听起来像有裂缝一样断断续续。我们听得很吃力。我们悄声低语，好像有人会偷听似的。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清嗓子。有人发出尖锐的笑声，有人尖叫着表达愉快、惊讶之情。“没有一道皱纹，一点褶子都没有，亲爱的，只是眼周有些笑纹。”我们不会说有些以前是标致美人的而现在又老又丑，有些以前相貌平平的现在看起来既年轻又漂亮。我们也不提费雅玛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这个话题对于所有守着这秘密的人来说一直是不能提及的。

我们游泳队的十三个成员大部分都在：梅格·杜纳文，安·林德特，谢拉·科勒。只有茱莉·丹奇和桑德拉·斯万说她们来不了。就连法琪·勃斯都设法来露个面。她为了这次见面把她短而方的指甲涂黑。我们都在伪装方面下了些功夫：我们盛装打扮，用浓妆把脸遮盖住，都戴了首饰。有人用手指把珍珠项链扭成结，有人紧抓住金项链，有人把表带在手腕上绕来绕去。有人的眼睛因为在外长途旅行，所以布满血丝并浮肿。

一个着装无可挑剔，衣领上别有钻石别针的黑衣女子姗姗来迟。她大踏步地走过走廊，脸掩藏在阴影中。我们起初没认出她来。她的整个身体看起来臃肿不堪，仿佛她在游泳那会儿浸满了水似的；就连她那鹅卵石般的蓝眼睛在她宽阔的脸上都显得水汪汪的。她戴着黑色小山羊皮手套，穿着双排扣的山东绸外套，这让她热得冒汗。

我们都汗流浹背。当我们伸手擦去额头的汗珠时，在我们的丝质上衣、双绉裙子和棉质衬衫的袖子底下都露出了手镯。我们当中有人倒了些冰水壶里的加柠檬片的水。

前天晚上下过雨，褐色的草坪闪着光。有只鸽子在桉树上咕咕啼叫。傍晚了还是很热，但天气有了变化。又要下雨的样子。一阵热旋风沙沙地吹过棕榈树林，带来了刺鼻的、湿乎乎的百日菊的味道，远处的呼呼风声如梦呓般清晰而尖锐。我们陷入沉默，期待着。

我们能来这里多高兴啊！我们都将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来了这么多人真好。让人惊讶的是我们中有几个是千里迢迢赶过来的——谢拉·科勒从美国远道而来。我们的校长尼文小姐的来信如此有说服力，真让我们感到幸运。可怜的、年迈的尼文小姐：她如今肯定是时日不多了。在这老婆子死之前绝不能不再见她一面。安·林德特说尼文小姐完全有理由说服我们：她在这里的地位微乎其微，她在这里的小屋可能也保不住

了。她和她的老学校需要我们中有些人的钱。

我们当中有人讲起了一个关于鸚鵡和棕色包装纸袋里的芥末三明治的老笑话，但是没人笑。我们都话说半截。我们问：“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过去常常……”然后看着远处。

我们听着大厅里落地式大摆钟报时。我们看着积满灰尘盛着山龙眼的黄铜碗和狭窄的楼梯。这楼梯从走廊对面的门厅一直通向阴暗处。

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我们的游泳教师 G 小姐的样子，她苗条而健壮，身上穿着束带的卡其布工装裤，脚上穿着锃亮的棕色靴子。扶手的影子投射在她的身上，她的衣服似乎有了黑白条纹。她脸颊上、靴子上都沾有泥土。她动了动大嘴，吹响了黄色的哨子。她叫我们注意：排好队，姑娘们，排好队。

我们久离此地，事物之间的空间都变了，有些离得近了，有些离得远了。兰花楹的树枝高高地伸向天空；棕榈树叶更稠密、颜色也更深；曾修剪过的木槿丛已长成巨大的、枝条垂挂的树。池塘边的水泥板令人伤心地下陷，在圆圆的、茅草屋顶的更衣小屋边上，血红的罌粟在蓝色绣球花丛中更加肆意地生长。一排排低矮的房屋挤掉了大部分的草原。尘土飞扬的马路现在变成了柏油路。一亩亩平坦的无边无际的农田被分割开来，农田上散布着一些小房子。草原被圈了起来，长长的草被连根拔起又重新种下。

房间似乎没有我们最初来这儿时那么大。我们要睡在现在叫曼德拉的宿舍里。我们扬起眉毛，瞪着眼睛看着彼此。我们记得那又硬又窄的床铺，记得那时缺乏私人空间，记得高大的祖鲁值夜人约翰·玛扎博科，他手里的电筒在窗外的绣球花树上射出一个个的光圈。

美术室已被拆掉，换成了别的地方。台阶旁的荫凉处建了一座喷泉，枇杷树下安了一张新的长凳。镶有嵌板的房间的百叶窗仍然关着，以挡住亮光和热气。褪色的德加芭蕾舞女的画作复制品仍然挂在落满尘土的灰色走廊两侧。从大厅开始升起的楼梯扶手滑溜得很，特埃维伦孪生姐妹之一，后来做了圣公会修女的博比·乔五岁那年在玩骑马游戏时从这里摔下来过。图书馆里赫然挂着乔治爵士的肖像。他戴着单片眼镜，看起来就是个干瘪老头。在他边上挂着他的狗的黑色画像：宽宽的脊背、腿部僵直、喘着粗气。

我们几个人以前用铁钳子戳破轻薄的橡木镶板，戳出一个个小黑洞，这些小黑洞现在还在公共休息室里。“破坏分子”，也就是尼文小姐口中的干坏事的一帮人，每次她发“s”音时，都带着嘶嘶的声音：他们抢劫、强奸、烧东西。

我们沿着草坪边上长满紫藤的散步小径走，经过尼文小姐书房所在的地方。法琪以她古怪的走路姿势轻手轻脚地走在我们其他人稍后面，眼睛盯着地上的石

头。她一度想成为像米蜜·科提斯那样的歌剧演员。她不安地拨弄着长着雀斑的手臂上的手镯，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亮出她的黑指甲来。

安，总是对平常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知晓包括我们的梦在内的一切非同寻常的事情，她从不喜欢花。她轻声地跟我们说着，让我们想起以前尼文小姐的哈巴狗帕克，坐守在她的门口时我们如何对着它跺脚，冷不丁还给它一脚使得它汪汪直叫的情形。

法琪盯着我们，长得很近的双眼里流露出忧虑，说这么多事情她都忘了。她晃动着手指展示着她叮当作响的银手镯。

两个黑人男孩在通向池塘的小径上来来回回踏着滑板。“这样的场景以前你们可是看不到的，”穿黑色山东绸的女子说道，朝她们微笑着。在她这么说的时侯，我们看到了她洁白的大牙和闪亮的牙龈。我们想起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藏在记忆里的那个女孩。我们可以提起她，高高的个子，运动员般的体格，稀疏的头发呈干草色：她就是黛·拉德费尔德，我们的队长。

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

尼文小姐出现了，从她的房间里，像航行在汹涌海面上的船一样颤颤巍巍地向我们走过来。她脸上布满